

■ 郑妙冰 著



# 澳門

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



中央文献出版社



# 澳門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 澳 门

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

郑妙冰 著(香港)

1240.5 /  
293 / U

中央文献出版社

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

郑妙冰著—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策划：田军

深圳市蓝星艺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ISBN 7-5073-1324 -7

I.澳...II.郑...III.文化—研究—澳门IV.G127.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1003号

---

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60.00元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神父(1912 - )  
1992年8月摄于亚马留骑马纪念碑前

# 目 录

	卷首插图	
	作者简介	( 1 )
	自序	( 2 )
	评《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	( 4 )
	引言	( 5 )
第一章	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异常现象	( 12 )
	大发现时代	( 12 )
	两大文明的相遇	( 20 )
	有疑问的主权问题和殖民思想	( 24 )
	“永远占据说”	( 28 )
	非法鸦片贸易和奴隶买卖	( 33 )
	摆脱殖民化的美好愿望	( 35 )
	不合时代潮流的非殖民化与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前奏	( 37 )
	复兴的象征：中国银行大厦	( 40 )
	空前的怀旧之情	( 42 )
	历史上的污点	( 44 )
第二章	“天主圣名之城，无比忠贞”	( 48 )
	澳门的命名	( 48 )
	基督教义的传播	( 51 )
	世界的分割	( 54 )
	礼仪之争	( 55 )
	祖先崇拜以及中国对基督信仰的反应	( 63 )
	基督教义与坚船利炮	( 66 )
	中国教会的自治	( 73 )
	天主教的绿洲	( 74 )
第三章	三女神聚会之地	( 80 )
	澳门的宗教文化	( 80 )
	大三巴牌坊	( 82 )
	妈阁庙	( 100 )
	观音堂	( 114 )
	两股“教化”势力	( 119 )

<b>第四章</b>	<b>殖民的固定模式，入侵的惩罚及文化的食人现象</b> ··	( 125 )
	“东西”相遇 ······	( 125 )
	西方文学对澳门的模式化描写 ······	( 128 )
	塑造孩童或情妇的形象 ······	( 141 )
	对西方入侵者的惩罚 ······	( 143 )
	食人习性，狂欢节精神和对蛮夷的咀嚼 ······	( 146 )
	异族通婚的阴谋与中国神话的巧妙运用 ······	( 149 )
	猴王的痛苦经验 ······	( 151 )
	最后的胜利者 ······	( 154 )
	讽刺的元素及向中心回归 ······	( 155 )
	“麦子”和“莠草”的田地 ······	( 156 )
<b>第五章</b>	<b>中途旅居者，土生葡人及坚忍的定居者</b> ······	( 160 )
	河流与大海 ······	( 160 )
	门槛和流亡的城市 ······	( 162 )
	半岛情缘 ······	( 168 )
	流浪者的爱情 ······	( 172 )
	土生葡人进退两难的困境 ······	( 176 )
	放荡不羁的冒险家 ······	( 178 )
	下锚和忍耐的城市 ······	( 180 )
	流放归来 ······	( 187 )
	无根与扎根 ······	( 189 )
<b>第六章</b>	<b>培育友谊的狂热</b> ······	( 193 )
	亲密关系的开端 ······	( 193 )
	友谊纪念碑和雕像 ······	( 195 )
	友谊面纱下的声音 ······	( 215 )
<b>结论</b>	·····	( 217 )
<b>参考书目</b>	·····	( 236 )



## 作者简介

郑妙冰，1950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幼年随父母到澳门，后定居香港。曾在外资机构和银行任职行政秘书多年，其后转向学术发展。十年内在香港大学取得三个学位：1989年获学士(荣誉)学位，1991年获文学研究硕士学位，1996年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撰写过多篇关于港、澳的文章，作品收录于《文化杂志》(1994年第19期)、*Hong Kong: the Anthropology of a Chinese Metropolis*(1997)、《澳门文学研讨集》(1998)、*China Perspectives*(1999年第26期，2001年第34期)、*Macau 2000*(1999)、《学术研究》(2000)、《文化杂志》国际版(2002年第4期，2003年第1期)。1997年在荷兰莱登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五届会议上宣读论文，文章入选论文集*Colonizer and Colonized*(2000)。著有*Macau: A Cultural Janus*(1999)。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特邀教授。





## 自序

大三巴牌坊(即圣保禄教堂遗址)、大炮台、妈阁庙、观音堂、亚马留纪念铜像、议事亭前地以及贾梅士公园……所有这些名胜,都是我妈妈常带我去的地方,也是我和表兄妹一起玩耍的乐园。当我还是孩子时,这些特异奇趣的景象使我很困惑。偶然碰到几张外国脸,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感到更加惊愕——这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那时我不懂他们正是殖民环境下东西文化混合的特殊产物。萦绕于我脑际的童年记忆,终于激发我去“解读”澳门,寻找多年前埋藏在心底的疑问。当那些尘封已久的问题最终有了答案时,我感到很满意,而我发现得越多,就越喜欢这座“神圣”而又怪异的城市。

本书将要讨论的是:澳门的混合文化架构在中葡历史上的互动作用和互相影响,它的宗教使命,对不同信仰的宽容,独特的建筑形式,西方人在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形象,澳门混血的土生葡人以及澳门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在殖民统治中,澳门以“文化双面神”的形象出现,它默然接受了中葡权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冲突,而权力磨擦自始至终都体现在中葡两国关系在文化上的分歧。正是在这种不协调的文化之中,中葡两国人民相处了400多年之久。

初稿原是一篇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这次出版作了一些删除和增补,又增加了一些最新的资料,为的是能出版比原来论文更连贯和浓缩的作品。英文版已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现由陈颖卓、凌世蓉、杨岸青、艾久红、白郁、冯艳、周湘等翻译成中文,并由冯幼民对全书进行了校阅,田军、雷雨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审读本书,认为“视角独特,可读性较强”,这个评价让我很欣慰。人民日报社、新闻出版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比较文学大师季羨林先生阅读全书并给予热情

的鼓励，“后生可畏，后继有人”，这是季先生的评语，我当继续努力。在此，我一并向以上所提及的前辈、朋友和单位表示最深的谢意！我希望这本书能为那些想要更深一步了解澳门的人提供一些信息，尤其是在1999年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澳门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本书所有的照片，均是我个人的作品。除第三章大三巴牌坊各层的绘图，复印自迈克·雨果-布伦特关于圣保禄教堂的文章中。

本书得以完成，应该感谢我的导师利大英博士和Peter J Hutchings博士，他们非常耐心地对我进行专业上的指导，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具启发性的观点。我还要感谢Comendador Joaquim Morais Alves、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Segundo Vincente神父、Christopher Connery教授、Julie de Senna Fernandes女士、Grant Evans博士、Ackbar Abbas先生、郑炜明先生、林佐瀚先生和谭志强先生。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鼓励。尤其要感谢欧阳楨教授，为我英文最后的文稿提供了意见。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第一章的部分内容以前曾公开发表过，它们是：〈澳门：“殖民后的前夜”时期〉（《文化杂志》1994.19期）；〈复杂的后现代伪装中的中国权力：香港和澳门的中国银行新大厦〉，见Grant Evans & Maria Tam (编写)的《香港：一个中国都市的人类学研究》（伦敦Curzon，1997）。第六章是新增的，部分内容曾在*China Perspectives* 杂志2001·34期发表过。

郑妙冰

2003年3月于香港、澳门



## 评《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

“于21世纪门槛的澳门也许预示着一一种崭新的城市文化的来临。它既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同时又避免了文化差异冲突带来的破坏。在本书中，郑妙冰博士通过研究澳门矛盾的历史，揭示了两种政权实体之间文化游移的历史史实以及一种新的族群出现，即土生葡人。郑博士巧妙地使用了英语、汉语和葡语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方位视角，来观察这块葡萄牙在亚洲的最后殖民地。鉴于澳门将于1999年12月“结束殖民统治”，郑博士的研究向那种单纯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因果次序假设提出了质疑，并且创立了文化研究领域中西方研究地方事件的先例。”

香港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丰富而崭新的历史画卷：涉及到外交、思想、宗教、建筑、文学和饮食文化等多方面。这本著作会成为后殖民主义分析今后必须处理的检验标准，任何关于殖民主义的思考都不能忽视该研究中具有巨大影响的观点。”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和东亚语言文化教授、  
岭南大学客座教授 欧阳楨

“该作品令人满意地填补了文化研究中跨学科范围这个空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郑女士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有创意和综合的概念，她大量地运用建筑、历史、文学以及后殖民主义时期的理论，使论文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由此，郑女士的研究对改变这个领域会越来越有意义。”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Santa Cruz)  
中国文化研究副教授 克里斯托弗·L·康奈里

“郑妙冰的博士论文是一部很好的学术研究著述，为双文化、混合文化和殖民主义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同时，亦堪称是一部澳门各类型及各阶层的文化史。”

法国翰·穆林—里昂第三大学汉语教授 利大英  
法国东亚研究所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 *Macau: A Cultural Janus*)

## 引 言

澳門——中國的南大門——位於中國最南部沿海地區廣東省珠江口西岸，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四千多年前已有中國先民的足跡。“澳門”之名，在四百年前已出現在史書中。其總面積現為 23.5 平方公里，包括澳門半島和兩個小島——氹仔和路環，<sup>①</sup>最新的造地計劃將在 2000 年之後不久把澳門的面積擴大至 28 平方公里。澳門半島通過一個狹窄的地峽與中國大陸相連，地峽所在地是關閘，即葡人稱的 *Portas do Cerco* (始建於 1573 年)，是澳門與中國的“地界”。澳門的總人口大約是 450,000，<sup>②</sup>人口密度大約是每平方公里 2 萬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明朝時期，澳門人口疏落(大約有 400 人)，直到 1557 年<sup>③</sup>才成為葡萄牙帝國在海外的居住地。它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地方，包括了中國(Cathay)<sup>④</sup>和葡萄牙(Lusitânia)<sup>⑤</sup>兩種文化，也是不同文明的匯聚點。從一個貧瘠的漁村到一座現代化城市，澳門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革。從 1582 年開始，葡萄牙必須付 500 兩白銀給中國的明朝政府作為年租。而到了 1887 年，澳門實際上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當時達成的協議是“葡萄牙將永遠統治澳門”。1979 年中葡雙方聯合接受“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由葡萄牙管理”。1987 年，中葡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澳門進入了九九回歸中國的過渡時期。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澳門將被賦予一個嶄新的角色，即：“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澳門戲劇般的變化對於其搖擺於兩種政體之間的文化進程有一定的影響。本書從中葡兩種文化傳統，審視澳門獨特的文化，並考察群體生活結構中文化的作用。同時也揭示澳門在殖民統治時期的特殊性。

本書依據澳門歷史的主要輪廓為背景，試圖打破傳統的以時間為順序觀察歷史的方法，而選擇一種以主題分類的步驟，便於從跨學科的角度研究文化。除了採用中葡兩國學者撰寫的“官



方”的历史著作之外，这里还着重研究多种文本材料和某些视觉艺术作品。作为一本跨文化研究的著作，本书的研究方法当然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同。虽然本书不是采用时间顺序的方式，但主题上的分析却是全面和连贯的。

本书运用的文化研究方法是超越了各种学科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利益取向。文化研究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杂并过程，它既包括了广泛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同时又包括较狭窄的人文文化概念。在文化研究<sup>⑥</sup>的领域中，“文化既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思想、态度、语言、实践、制度以及权力结构；也被理解为一系列的文化实践——包括艺术形式、文本、各种准则、建筑、大批生产的商品等等”(Crossberg等，1992: 5)。这种广义的界定自然包括了流行文化，而且与人们每天活动的范围有关。

文化并不是象征和意义的统一体，而是突现的、临时的和历史的实体。在探讨文化的演变和社会的变革中，参考环境状况(context)和文本(text)是非常有用的。人们也许会想起迈克黑尔·巴赫汀(1895~1975)，他说：“没有‘文本’的地方，就没有研究对象，也没有思考对象”(Bakhtin, 1986: 103)。他简洁地把“文本”这个术语定义为“任何信号的连贯综合体”(Bakhtin, 1986: 103)。这个定义广泛地包含了从文学到视觉的(美术、电影)和听觉的(音乐)各种艺术形式，也包括了每天的行为和语言。巴赫汀认为，文本是不加修饰的事实(是思想和经验的事实)，而人类科学和哲学研究大体上就是凭借它。他把所有的文化表现都视作文本，就是因为文本是各种知识的综合体，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研究文本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领域中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

巴赫汀也使用了“论述”(discourse)这个术语。从最广义的角度讲，论述是指语言作为具体和生活的整体。事实上，文本和论述都是指所有植根于语言上的文化产物。而语言反过来又打破了文本和环境状况之间的界限。巴赫汀认为文本和环境状况之间的界限，即“内部”与“外部”之间，是人为设置的，这不过是因为两者之间很容易互相渗透。当文本与环境状况联系在一起，即文本反映了历史进程和社会事件时，环境状况已经被表述在不同

的文字形式中了。

关于文学作品和文化的关系，巴赫汀是这样写的：

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环境来理解文学。文学不能脱离文化经历，也不能像人们通常所做的，不把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好像文学只在文化的背后。这些因素从整体上影响文化，只能通过文化并与文化在一起才能影响文学。(Bakhtin,1986: 2)

事实上，文学能反映某一特定环境的文化。巴赫汀指出，文学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学中交织着文化。同样地，詹姆士·克里弗德认为：“文化的文本作品，基本上是对话式的文字产物，它催使作者寻找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可争议的事实，如有多种主观观点的、负载权力的、不协调的等等”(Clifford,1986: 14—15)。文化不仅是互相联系和牵涉到通过不同文本的对话，它还反映着思想理念，并且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文化的理解实际离不开环境，它是各种论述的实践，也是各种文字实例赖以交流话语的意义显现。从本质上说，文化构成和文化产物都自动地包含文本的、跨文本的以及环境的现象。

沃特·本杰明说：“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工具”(Benjamin,1968: 257)。他认为，历史也许不能客观地反映过去，因为历史只关心胜利的进程和统治阶级潜意识下的意识形态，而文学本身就是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特定的地方和时期。历史通常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而只有通过资料文件的文字化，人们才能了解人类的过去。因此，文本包含着探讨和理解社会文化环境、过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论述。黑登·怀特也用非常相似的方式指出，没有一种具体“历史的”方法去研究过去，但是文学作品能使我们理解“历史”和特定的思想意识体系(White, 1987: 302)。因此，研究文学、历史和文化应该是跨学科的，文学绝不是被动地反映了外部的现实，而是构造文化和评论文化真实感的主动者。这本书将讨论的就是澳门文化的真实感。



这里，澳门将被喻为“文化双面神”。双面神源于罗马古代神话，传说中它把守着各个住所和城市的大门。它的画像通常是有两张脸朝向两个相反的方向，预示着它有两种不同的性格。所以，不论是从真实的角度，还是用比喻的方法，澳门都恰称为文化的双面神，这是因为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它也有两张脸：受中国文明和葡萄牙影响而成的两张脸。由于澳门的文化是在两种彼此对立的的文化中形成，它才会像罗马双面神一样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融区。<sup>①</sup>另外，正如双面神(英语为Janus，而一月January就是以它命名的)，它回头看12月(代表过去)，展望2月(代表将来)一样，澳门在这历史时刻，正是处于回首看葡萄牙，展望重投中国的怀抱。

由于澳门位处中国大陆的边缘，再加上它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关系，形成了它特殊的地位。即东西方文化的“门槛”和重要通道。它曾经令人羡慕地繁荣过，但是它的海港极易被珠江和西江的淤泥堵塞。英国在1841年获得香港后，澳门就变得黯然失色了。从某种角度看，香港是由于它有深水港口，才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而在回归之后，澳门希望将重新拥有西方进入中国的“闸口”(gateway)地位。

在19世纪中叶，即所谓典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中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关系就已经形成了。曾经占领过亚洲国家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中，如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是最早到达亚洲(1510年占领果阿)，也是最后离开亚洲的国家。1999年12月20日，这个日期象征着澳门解除殖民统治，而同时也真正结束了西方在亚洲的殖民时代。

从“模糊”的定居和殖民统治到共同相处，葡萄牙人已经扩展了建立帝国和渗透霸权的活动。在基督团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葡萄牙人实行了帝国殖民程序，即把它们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强加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上。当这些机制经历变革时，文化与环境也随之改变，或者通过自身内部变化，或者是政治革命，从而形成一种混杂的文化。但是，澳门绝不是在葡萄牙影响下的总和体，它能够清楚地表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并组成混合的

文化形式。在两种政治体制和主导文化的夹缝中，澳门已经成为一个融合中葡文化并显示各式各样文化特征的地方。

本书的第一章是以“大发现时代”和中葡两国的第一次相遇开始的，其标志就是1513年奥维士登陆屯门岛，拉开了自1557年起葡萄牙正式入住澳门的序幕。本章讨论了龙思泰和蒙泰托两位学者撰写的关于澳门主权问题的争论，他们无意中陷入了葡萄牙殖民思想体系中英雄与叛徒这种两面神模式的束缚。在澳门回归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复苏的权力和影响，最明显的是通过象征性地在1991年建设中国银行澳门新总部大厦的举动，使得澳门充满了一种“后殖民主义时期前奏”的矛盾景象。1992年拆除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象征——亚马留铜像，也许是这种矛盾的验证。问题是：这种极端矛盾的“后殖民主义时期前奏”的标题是否可以解释1999年12月20日之前澳门这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另外，西方文化界关于殖民主义论述的争论是否适用于处在特殊历史时刻的澳门？

第二章论述葡萄牙将澳门改为Macau的来历，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命名。对澳门的命名和再命名都暗示着这块“海外省城”已经成为葡萄牙和罗马的殖民目标。藉着澳门，葡萄牙和罗马都维持和巩固了它们“帝国的中心地位”。本章讨论导致1494年的“世界分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宗教狂热以及后来的礼仪之争。在四次介绍基督教义到中国的历史中，澳门就分别在16和19世纪两次担任了不可缺少的桥头堡角色。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英国都热衷于传教活动，把传播福音视为教化使命与殖民计划同时进行，但是他们真正关心为基督拯救异教徒的灵魂吗？传播基督思想是不是实施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借口？

第三章比较澳门的三位女神，即圣母玛利亚、天后和观音，并“解读”大三巴牌坊、妈阁庙和观音堂三座寺院的建筑特征，及其“神话与象征”体系。它们分别是这三位女神的“圣地”。既然澳门有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和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为什么道教的天后和佛教的观音能够与天主教圣母共存，并且还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的平衡呢？中国明、清官员又是如何通过规范和推广对





天后和观音的膜拜来抵制基督教义在精神上的渗透呢?这三位女神的和平共存,形成了在宗教伪装下,中葡政治势力双面神似的复杂实体,也揭示了政治和宗教的联手勾结。

第四章通过分析一些传教士的日记、游记、旅游轶闻以及一些诗篇和小说作品,试图论证澳门是如何被有争议的符号所写成和定形,以及又是如何被填入殖民主义者的表述和想象的框架中。由于受到东方学的本质论和异国情调论的影响,澳门不是被描述成热带的桃花源,就是被比喻为邪恶的贼窝,有些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作品中竟断定澳门是极端的两面派。但是,是否有一些非官方的和不为人所知的力量在暗中破坏二元主义的殖民理念,以及人们所熟悉的模式?本章还讨论文化食人习性的概念如何与巴赫汀的狂欢节精神不谋而合,把一些殖民固定模式颠倒了。巴赫汀的狂欢节观念正是打破在殖民主义论述中西方操纵和驾驭东方的逻辑思维。

第五章比较有关澳门的当代英语、汉语和葡语的文本材料。澳门曾被描述为“流动岛”,因为人们像浮萍一样漂荡,但也有定居下来过着艰辛生活的难民——这里尝试分析“无根”和“扎根”这两个辩证而对立的概念。那么,澳门是如何被描述成旅居者、放浪形骸者、流浪者、犯罪分子的聚集地以及避难所和“回乡”的最后一站呢?在葡萄牙统治下,面对改变和调整,居民是如何表达他们对澳门的不同情感?本章更论述古希腊药剂学的形而上学与文本中河流与海洋的关系。在多种文本中河流和海洋都是构成故事的主要元素,它们在这些故事中是怎样包含了养育和威胁这两种矛盾的效果?

第六章探讨中葡友谊纪念建筑物和雕像。对澳门的管治即将结束之际,并在中国政府恢复行使主权之前,中葡双方为顺利过渡而努力不懈。澳葡政府更狂热地延续其文化传统和拓展双方的友好关系。葡萄牙于管治澳门的最后7年中,总共竖立了13座友好标志,来纪念中葡的友谊。本章通过分析这些新地标,讨论它们在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不同文化冲突和分歧,及殖民的固定模式。到底艺术家的精心设计和大众的理解是否一致,而在友谊的